

王充论衡卷40状留篇诗解3贤儒迟留学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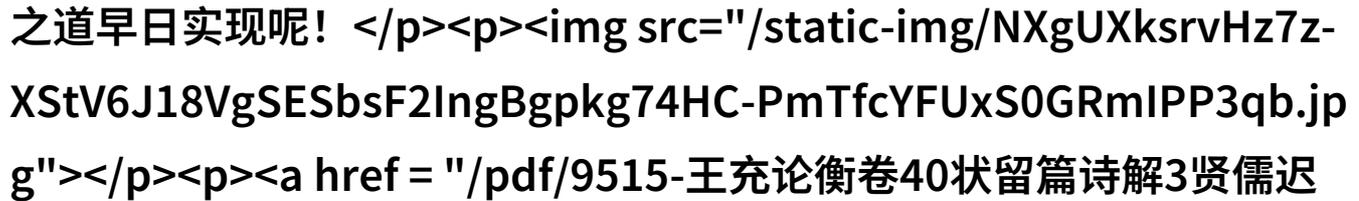
<p>王充【论衡】卷40状留篇诗解3贤儒迟留学多道重累身任重取进难速早得尸禄素餐 题文诗：圆物投地,东西南北,无之不可,策杖叩动,才微辄停.方物集地,壹投而止,及其移徙,须人动举.贤儒世之,方物也其,难转移者,其动须人.鸟轻便于,人而趋远,人不如鸟,天地之性,而人为贵.蝗虫之飞.能至万里;麒麟须献,乃达阙下,然蝗为灾,麒麟为瑞.麟有四足,不能自致,人有两足,安能自达?故曰燕飞,轻于凤皇,兔走疾于,麒麟蛙跃,躁于灵龟,蛇腾便于,神龙是故,吕望之徒,白首乃显;百里奚智,明于黄发.深为国谋,因为王辅,皆夫沉重,难进之人.轻躁早成,祸害暴疾.故曰其进,锐者退速.阳温阴寒,历月乃至;灾变之气,一朝成怪.故夫河冰,结合其非,一日之寒;积土成山,非斯须作.干将之剑,久在炉炭,铉锋利刃,百熟炼厉.久销乃见,作留成迟,故能割断.肉暴长者,曰肿泉暴,出者曰涌,酒暴熟者,易酸醯暴,酸者易臭.由此言之,贤儒迟留,皆有状故.状故云何?学多道重,为身累也.草木生者,而湿者重,死者枯焦.枯而轻者,易举湿而,重者难移.然而元气,所在在生,不在枯故,车行于陆,船行于沟,满重者其,行迟空而,轻者行疾.先王之道,载胸腹内,其重不徒,船车之任.任重取进,疾速难矣!窃人之物,其得非不,速疾也然,而非其有,得之非己,力也世人,早得,非不光荣,也而尸禄,素餐之谤,喧哗甚矣.贤儒不进,将相长吏,不开通故.农夫载谷,奔都贾人,贾货赴远,皆欲得其,愿也倘若,门郭闭而,不通津梁,绝而不过,虽有勉力,趋时之势,奚由早至,以得盈利?长吏妒贤,不能容善,不被钳赭,之刑幸矣,焉望官位,升举道理,之早成也!【原文】40·7且圆物投之于地,东西南北,无之不可,策杖叩动(1),才微辄停.方物集地,壹投而止,及其移徙,须人动举(2).贤儒,世之方物也.其难转移者,其动须人也.鸟轻便于人,趋远,人不如鸟,然而天地之性,人为贵.蝗虫之飞,能至万里,麒麟须献,乃达阙下.然而蝗虫为灾,麒麟为瑞.麟有四足,尚不能自致,人有两足,安能自达?故曰:燕飞轻于凤皇,兔走疾于麒麟,蛙跃躁于灵龟,蛇腾便于神龙.吕望之徒(3),白首乃显(4);百里奚之知(5),明于黄发(6).深为国谋,因为

王辅，皆夫沉重难进之人也。轻躁早成，祸害暴疾。故曰：『其进锐者退速（7）。』阳温阴寒（8），历月乃至；灾变之气，一朝成怪。故夫河冰结合，非一日之寒；积土成山，非斯须之作。干将之剑，久在炉炭，铉锋利刃，百熟炼厉（9）。久销乃见作留，成迟故能割断。肉暴长者曰肿，泉暴出者曰涌，酒暴熟者易酸，醢暴酸者易臭（10）。由此言之，贤儒迟留，皆有状故。状故云何？学多、道重为身累也。【注释】

（1）叩：碰。这里是阻挡的意思。（2）举：递修本作『之』，可从。（3）吕望：即姜太公。参见1·4注（1）。（4）参见【说苑·杂言】。（5）百里奚：春秋时虞国人，晚年被秦穆公任用为相。（6）黄发：这里指老年人。事参见【太平御览】卷四〇四引【新论】文。（7）引文参见【孟子·尽心下】。（8）阳温阴寒：古人认为春夏属阳，气候暖和；秋冬属阴，气候寒冷。这里是指季节的更替。（9）熟：熟练。这里是精细的意思。厉：同『砺』，磨。（10）醢：是肉酱，与酸无关，故疑系『醢』字形近而误。醢（xī西）：醋。【译文】圆的东西掷在地上，东西南北，没有滚不到的，拿根棍子阻挡它，才稍微一挡就停住了。方的东西落在地上，一扔下去就停住了，至于它的移动，需要人去触动它。贤儒，是世上方的东西。他们难得移动，要移动就需要有人帮助。鸟比人轻便，能去很远的地方，人不如鸟，然而在天地之间有生命的东西当中，人是最宝贵的。蝗虫飞行能达万里，麒麟必须有人进献，才能到皇宫门前。然而蝗虫是灾祸，麒麟是祥瑞。麒麟有四只脚，尚且不能自己到达宫廷，人有两只脚，怎么会自己到达呢？所以说，燕子飞得比凤凰轻盈，兔子跑得比麒麟快速，青蛙跳得比灵龟爬行快，老蛇穿行比神龙灵便。姜太公白了头才显贵；百里奚的智慧，到晚年才表现出来。他们能为国家深谋远虑，因此成了君主的辅佐，但都是些才高德重，很难被提拔任用的人。轻浮急进的人早被任用提拔，但祸害的到来会特别迅速。所以说：『前进得快的退缩也快。』春夏秋冬，要经过几个月才会变更，而灾变的气，一个早晨就会发生不可想象的事。所以黄河的水结冰，不是一天寒冷能形成；把土堆成山，不是一会儿就可以弄成。干将宝剑，要在炉火中锻烧很久，锐利的锋刃，要经过无数次精细的

冶炼磨光。由于经过长时间的熔炼，就显得形成非常迟缓，正因为形成非常迟缓，所以才能够割断东西。突然长出来的肉叫肿，突然喷出来的泉叫涌，酒太熟的容易变酸，醋太酸的容易变臭。像这样说，贤儒不能任用提拔，都有他们自己的缘故了。原因是什么呢？学问太多，先王之道太重，成了自己的负担。【原文】40·8草木之生者湿，湿者重，死者枯。（1）。枯而轻者易举，湿而重者难移也。然元气所在，在生不在枯。是故车行于陆，船行于沟，其满而重者行迟，空而轻者行疾。先王之道，载在胸腹之内，其重不徒船车之任也。任重，其取进疾速，难矣！窃人之物，其得非不速疾也，然而非其有，得之非己之力也。世人早得，非不有光荣也，而尸禄素餐之谤（2），喧哗甚矣（3）。【注释】（1）『重者湿』与『死者枯』对文，『湿者重』无文可对，故疑夺『枯者轻』三字。下文『枯而轻者易举，湿而重者难移』，可证。（2）尸禄：指做官不管事白拿俸禄。（3）喧哗：声音嘈杂。这里形容社会议论纷纷。【译文】草木活的潮湿，潮湿的就重；草木死的枯焦，枯焦的就轻。枯焦而轻的容易拿起来，潮湿而重的难得移动。然而元气所在，是在活着的草木而不在枯死的。因此车在陆地上走，船在河中行，装得满的重走得慢，空的轻的走得快。先王之道，装在胸中，它的重量不仅仅是车船能胜任的。胜任的重，任用和提拔要快，就困难。偷人的东西，脏物得来不能说不快当，然而别人指责他的这种占有，得来不是靠自己的能力。世人早得，不是不光荣，但是当官不做事白吃饭的指责，社会上议论厉害得很。【原文】40·9且贤儒之不进，将相长吏不开通也（1）。农夫载谷奔都，贾人赍货赴远，皆欲得其愿也。如门郭闭而不过，津梁绝而不过，虽有勉力趋时之势，奚由早至以得盈利哉？长吏妒贤，不能容善，不被钳赭之刑（2），幸矣，焉敢望官位升举，道理之早成也！【注释】（1）不开通：这里指不推荐、提拔。（2）钳：用铁圈套颈的一种刑罚。赭（xhě者）：赭衣，囚犯穿的衣服。钳赭之刑：泛指刑罚。【译文】贤儒不被提拔，是地方长官不推荐。农夫装谷子跑到城里，商人带货赶去远方，都是想得到自己想得到的东西。如果城门紧闭不能通过，渡口桥梁断绝不能过去，虽然有努力赶时间的劲

头，怎么能及早赶到从而谋取厚利呢？要是地方长官嫉妒贤能，不能容纳好人，贤儒不受刑挨罚，就算万幸，怎么还敢奢望官位高升，使先王之道早日实现呢！



[下载本文pdf文件](/pdf/9515-王充论衡卷40状留篇诗解3贤儒迟留学多道重累身任重取进难速早得尸禄素餐.pdf)